

卷之三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一

六祖下第八世

吉州資福貞遂禪師上堂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

瀉跟下好與三十棒况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

共語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叅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堂舉仰山道
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麼因
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少魁壘有英氣於書

臨濟

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應舉至京師

卽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遊講肆玩法
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夙師爭下之棄去遊名山到越
州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浙東來清曰還過
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
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艤輪
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拂子曰爭柰這個何師曰
這個是甚麼清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
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調語師曰澤廣藏山理
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卽失便

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
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駭冒瀆尊顏伏蒙慈悲
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
雪竇親棲竇蓋東清曰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
念篇章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
曰詩速秘却略借劍看師曰景首甌人攜劍去清曰
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預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
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
清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祗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
而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
萬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到黃龍龍曰石

角穿雲路垂條意若何師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
 原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曰和尚低聲到華嚴嚴曰
 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
 村海樹嘴盧都因寓止華嚴為維那屬廓侍者從南
 院來侍者見嚴語具前卷侍者章中師心竒之因結為友遂默悟三
 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師叅
 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
 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
 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
 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
 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

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
 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
 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
 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
 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竒特商量師却問
 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
 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

碧岩集云

初叅雪峰五年因請益臨濟兩堂首座齊喝濟云賓
 主歷然語峰云吾昔昔與巖頭欽山去見臨濟屬濟已
 示寂若要會他賓主話須叅他派下尊宿師遂辭行
 見瑞巖巖常自喚主人公師云自拈自弄有甚麼難
 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夏廓指使叅南院一日
 舉見雪峰語院云雪峰古佛集又舉見南院語如上
 院復云你看俊流自是機峰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
 至次日南院只作尋常問云今夏在甚麼處師云鹿

門與廓侍者同過夏院云原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他
 向你道什麼師云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
 推出方丈云這般納敗闕底漢有什麼用處師自此
 服膺在南院會下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
 一棒云云同上妙喜拈南院問師南方一棒話曰風
 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三拜不然與掀倒禪牀乃回
 顧冲密曰你道風穴當時禮拜即是掀倒禪牀即
 是冲密曰草賊大敗妙喜曰你看這瞎漢便打

一日南院謂師曰汝乘願力來荷大法非偶然也問
 曰汝聞臨濟將終時語否曰聞之曰臨濟曰誰知吾
 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即殺
 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
 主即密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對曰親承入室之
 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頷之又問汝道四種料
 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

大病先聖哀之為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曰新出紅鑪金彈子遙破闍黎鐵面皮又問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
 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急
 捉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
 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臨濟有三句當
 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
 擬議主賓分師隨聲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濟曰
 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師曰未問已前
 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
 全藉裏頭人師曰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為可以

支臨濟 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風穴寺時寺已摧
 殘惟草屋數椽師入駐錫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
 者七年檀信乃為新之成叢林偽晉天福二年上元
 開法 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
 即印破抵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有入道
 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
 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憐蛙步驟泥沙陂注
 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
 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時有牧主
 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主曰當
 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上堂若立一塵家國

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恬於此
 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
 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
 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
 拍曰這裏是 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
 前草深一文不立一塵錦上添花何也
 示眾先師曰欲得

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
 畢纒擬展脚眠蚊蟲獨蚤出

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
 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
 汝脚跟底大凡叅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
 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為滯殼迷封句下精通
 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汝

一切掃却直教个个如師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
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却渠眼
師問懷本上座云有事借問得麼本云不可惜口
去也師云不惜口卽道本擬議師便打又問第二人
莫道得麼僧云道甚麼師又打又問第三人云三人
同行必有我師作麼生是我師僧云見叅禮次師亦
打云過這邊立復云將頭不猛誤累三軍瞎漢叅堂
去本至明日上堂頭親近云某甲夜來有什麼過便
蒙賜棒師云你要會麼以手左邊一拍云這裏是祖
師意以手右邊一拍云這裏是教意還會麼本不肯
便去後到穎橋安上座處舉前話安云風穴棒折那

本云上座臂腕終不向外曲安云你會風穴道者裏
是祖意教意麼非唯你不會直饒白兆老口赫赤地
教他舉也舉不得 防禦使問南院大善知識還具
見聞覺知否院便掌使不肯遂以前語復問師師云
荆棘荒榛棄來久矣云妙用又如何師云王子帶刀
全意氣貧人擒倒語聲慚使深肯之遂舉到南院院
隨問便掌語師云是深相爲使方委悉 上堂舉寒
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
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
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映蛾眉顫面看
問摘葉尋枝卽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

晨去開塘帶雨歸 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
何師曰披篲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問九
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涌
鉢囊花 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拈
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
金沙灘頭馬郎婦 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
筋鞭真淨頌云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宋
開寶六年八月旦日登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
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煙夜夜
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
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

穎橋安禪師

號鐵胡

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

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
徒鍾忽有省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
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
大悟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
皇天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

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阜角
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阜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
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

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祇是解粘和尚
提起阜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

有省

幻寄曰玄泉若無後笑幾乎帶累巖頭黃龍一笑下脫却毛角尚未免牽犁拽耙

問

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 問風恬浪
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問毛吞巨海芥
衲須彌未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
封了合盤市裏揭 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
甚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
綻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燕雷聲卽向汝道言
訖而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玄

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 到招

慶指壁畫問僧那个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

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

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

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語

師曰甚麼處去也 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叅學一人

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卽

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

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 清上座舉

仰山插鋤話問師古人意在义手處插鋤處師召清

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

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
在 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日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
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卽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
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
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
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
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則
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
聖賢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
無語師曰噫雪峰道底 到堯菴乃提起繚子云得
恁麼鬍鬚地菴云莫錯認定盤星師云恰是 訪

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
這個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
來多少時師曰噫幾賺我踏破一綱草鞋便回國泰
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已妨
人 師在疾一日國泰深和尚來問疾侍者通報云
深師叔來師乃令請深纔入方丈師便云阿哪阿哪
深師叔救取老僧深云和尚有什麼救處師舉頭一
覷云咦眼子烏啐啐地依前是舊時深上座乃回身
面壁更不相見 師病愈往國泰深乃領衆出接至
門首師乃指金剛云者兩個漢在這裏作什麼深揜
拳作金剛勢師云殿裏黃面老子笑你 師問國泰

瑄和尚云古人道俱胝祇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豎起一指師云不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 師會迅菴主在高司徒宅見掛彌勒幪子師指彌勒佛喚云菴主主應諾師云這漢還徹也未主無語師云黃連和根煮也未是苦後國泰代合掌云善哉善哉師云和尚與他鄰舍住菴卽得 師在招慶因普請去王太傅宅取木佛傳乃問大衆云忽遇丹霞又作麼生衆無語師當時提起向頂上云也要分付著人 嘗與僧擁鑪僧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那句是主那句是賓師指火曰與我向

此中拈出一莖眉毛得麼僧曰非但學人盡大地人

喪身失命師曰汝因甚麼自把髻投衙乎

徑山杲云這僧有頭

無尾明招有尾無頭有人道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

師在婺州智者寺

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

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個是觸

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 師有師叔在解院不安附

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

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

剛箭透過那邊去也 會下有僧去住菴一年後却

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

胷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麼

時離菴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
又無對師乃喝出 師有偈曰師子教兒迷子法進
前跳躑忽翻身羅紋結角交加處鶻眼龍睛失却真
臨遷化上堂曰一百年中祇看今日今日事作麼
生吾住此山四十年惟用一劍活人眼目乃拈巾曰
如今有純陀麼提向諸方展看作擲勢僧問純陀獻
供末後殷勤時如何師曰莫相孤負好又問和尚遷
化向什麼處去舉足曰足下看又問百年後以何爲
極則師提巾便擲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
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
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
說偈曰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
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兒童時日一素
食旣冠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
一日爲衆陞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
已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
峰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啓發廓爾無惑 沙
問三界惟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个
作甚麼曰倚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惟心曰我喚這
个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
大地覓一个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

師侍沙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沙曰門總
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師曰喚甚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

去歇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

破垣敗簣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為法者不至 因插

田次見僧問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

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曰爭柰

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 問僧甚處來曰南方

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

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 問如何

是羅漢一句師曰我向汝道却成兩句 保福僧到

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眾曰塞却你眼教你

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

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个甚麼不塞你耳聞

个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

上座如今還會麼若不曾每日見个甚 僧報曰保

福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 師見僧舉拂

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

子便云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

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

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為甚麼不讚歎 問一佛

出世普為羣生和尚今日為个甚麼師曰甚麼處遇

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 翫月次乃曰

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為甚麼對眾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 王太傅上雪峰施眾僧衣時從弁上座不在師第代上名受衣弁歸第曰某甲為師兄上名了弁曰汝道我名甚麼第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座兩度上名處 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

么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祇如羅漢恁麼道落在甚麼處

上堂諸上座不

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用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為甚麼却特地艱難去 上堂宗門玄妙為當祇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個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兩個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原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

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
辨汝且會个甚麼揀个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
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
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蟆老鷄叫也是聲何不那裏
聽取揀辨去若那裏有个意度模樣祇如老師口裏
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卽今聲色縱縱地爲當
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卽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
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卽
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
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
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夷村裏
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
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别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
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習若論殺盜姪罪雖重猶輕
尚有歇時此个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
鐵丸莫將爲等閒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
珍重 師作明道偈曰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
旨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喻真虛真虛設辯如鏡中
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礙不假功
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唇齒若以斯陳埋沒宗
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
明翻成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

嶸我宗竒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拶破面門蓋覆乾坤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 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

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个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

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 後唐

天成三年戊子秋師復至閩城舊止徧遊近城諸刹

乃還示微疾沐浴安坐而化闍維收舍利建塔洪覺範曰

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峰玄沙之道者其秘重大法恬退自處之效也歟予嘗想見其爲人城隈古寺門如死灰道容清深戲禪客曰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此間栽田博飯喫有旨哉

安國慧球禪師玄沙室中叅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

月沙曰用汝个月作麼師從此悟入 上堂我此間

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

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

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

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

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

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

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師問了院主祇如先

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

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福州大章山契如菴主得法玄沙初隱于小界山山有

朽杉若菴第能容身師遂居之清豁冲煦二長老嚮

師名未嘗會遇一日同訪之值師採栗豁問道者如菴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菴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菴前自然馴遶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

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閒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塗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

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與幻幻輪圍
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
爲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在長慶會下作桶頭常與衆僧
語話一日慶見乃曰爾每日口嘮嘮地作麼師曰一
日不作一日不食慶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
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徧
地眼睛突出慶便出去 普請擔泥次師中路按拄
杖問僧云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師打一棒又
問一僧僧云下窟泥師亦打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
泥擔叉手云請師鑑師便休徑山杲云招慶雖然休
去爭奈明招不其雲門

當時若見他放下泥擔云請師鑑
劈脊也與一棒看他如何折合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
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
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
乃諭旨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孟問殿主這
个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主曰
待有龍卽降公曰忽遇拏雲虜浪來時作麼生主曰
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
處去 保福曰歸依佛法僧

百丈恒作覆鉢勢 雲門
曰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

公到招慶煎茶朗上
座與明招把鉢忽翻茶鉢公問茶鑪下是甚麼朗曰

捧鑪神公曰既是捧鑪神為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禪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

人得其便

雪竇顯云當時但踏倒茶爐復頌云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

牙爪牙爪開呈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

谷山行崇禪師謂門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為諸兄弟若委悉報恩常為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五陰身田若委不得猶待報恩開兩片皮方是為人保汝未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喚作鬼家活計蝦蟇衣下客欲得速疾相應即如今立地便證驗取識取有什麼罪過不然根思遲迴且以日及夜尋究將去忽然

一日覩見更莫以少為足更能研窮究竟乃至姪坊酒肆若觸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覩教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髮許不見此个事我說為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法是別底法方得圓備到這裏更能翻擲自由開合不成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若有个漢到與麼境界誰敢向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个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得兄弟若能如是即可若未得如此且直須好與

此字應誤莫取次發言吐氣沈墜却

汝無量劫莫到與麼時便道報恩不道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因與保福送書到泉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卽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

招慶省燈禪師初叅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椽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惟橫身福然之

鼓山智嶽禪師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

到來祇見赤斑蛇龍曰汝祇見赤斑蛇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

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

傳燈云師初未省覺後至鼓山啓發始悟微旨

報國照禪師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處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甚麼

衢州烏巨山儀宴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唐乾符三年生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鎮信安強爲娶師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

乃於郭南剏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于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胫或者云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括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薙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礮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龕視師素髮

被肩胷臆尚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慎公鎮信安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懋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宋太宗聞師定力加禮延師師不赴特以肩輿迎至便殿咨對太宗深契尋卽丐歸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白光燭天舍利五色

徽宗政和三年嘉州路旁大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奏聞帝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嵋入

定于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
 百年矣持遂寂然藏問師既至此欲歸何所持曰陳
 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頒行偈曰七百年來
 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
 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
 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
 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
 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福州林陽瑞峰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叅安國見僧

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
 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
 有个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个
 是甚麼國然之師禮謝 謂門弟子曰佛法無許多
 般但凡聖一真猶存見隔見存即凡情忘即佛教中
 謂之稱性緣起則俯仰進止屈伸謙敬無一法可轉

變有生住異滅相况我祖師門下合作何理論 舉

拂子曰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
 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 開寶元年八月遺偈曰來

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占檀那地明
 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尚無恙叅問

如常至二月一日州官率諸官同至山訊候經宵二

日齋罷上堂辭衆時圓應長老出問曰雲愁霧慘大
 衆嗚咽未當告別先賜一言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

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汝境界應曰恁
 麼則漚生漚滅元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

復與數僧酬答罷歸方丈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

時節是何日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子前
遂泊然坐化閱世七十八坐六十夏

保福清豁禪師參睡龍龍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
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个信處龍於是上堂集
衆召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
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卽不悟龍大悅而
許之 師將順世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
腸咫尺間珍重芴豁豁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卽往
貴湖卓菴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豸
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弟子
徧覓而得稟遺戒延七日竟無蟲豸侵蝕闍維散於

林野

四祖山清皎禪師年七十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
垂白髮顛顛鎮雙峰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
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淳化四年癸巳八
月二十三日入滅年八十八

臨終時
偈失矣

傳燈載此以師先十八
年而識化期也會元作

大龍智洪禪師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

山花開似錦澗水碧如藍

妙喜拈曰若以此明堅固
法身生身入地獄雪竇

顯頌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
路逢達道人不知將語默對手把珊瑚鞭驪珠盡擊碎
不擊碎增瑕類國
有憲章三千條罪

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

曹洞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莫有對者師出曰夜明
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
得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廬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
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不度弟
子有鄰菴僧爲之供侍常有異鹿錦囊烏馴擾其側
江南李主三召不起乃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
歸巖室一日示微疾謂旁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僧
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巖上有松一株
同日枯槁李主備香薪茶毗塔於巖陰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會昌初詔天下廢釋氏教及宣宗
卽位詔重興之而師笑曰僊去者未必受錄成佛者
未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
年以三偈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收方見濟淮
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土自
騰騰雖著伽黎未是僧今日歸來酬本志不妨留髮
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
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 一日謂弟子曰衆生
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
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
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縮弄揣懷袖中無難未
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

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塔全身于無了禪師塔之東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闐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花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闍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眾看取第二代廣德

襄州廣德周禪師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妙喜曰古人恁麼答話喚作洗脚上船

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襪衫雲光法師不事戒律誌公曰出家何為光曰吾不齋而齋食而非食後招報作牛拽車於途誌公見之呼曰雲光牛舉首誌曰何不道拽而非拽牛墮淚跳號而卒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依雲門十八年為侍者門雲門凡接師則呼曰遠侍者師應諾門曰是甚麼如此者十八年一日方悟門曰我乃今更不呼汝矣師一日辭門門曰光含萬象一句作麼生道師擬議門令更住三年普請鉏地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瞎漢是時一眾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寬闡舉曰須是我遠兄始得問

美味醍醐為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 問如

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雪竇顯頌云一個兩個千萬個脫却

籠頭卸却馱左轉右轉隨後來子湖要打劉鐵磨 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

目連為甚麼母入地獄師曰確 將示寂辭知府宋

公瑞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

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歸謂眾曰老僧四

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有僧參舉道者一日遊山次僧曰香林道老僧

三十年來成一片不可得此意如何舉曰老僧也恁麼却問其僧會麼曰不會舉示偈曰香林成一片老僧也恁麼不待此月終重為

子決破至月未舉遂遷化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

兒魁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為

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

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个有長處無事珍

重 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倚子曰

這個是倚子師以手撥倚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

師曰這虛頭漢雲門聞乃云須是我祥兄始得 將示滅白眾曰某

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

生莫是無邊中内外已否若如是會即大地如鋪沙

良久曰去此即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禪師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

函蓋乾坤一句截斷眾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辨

若辨得出有參學分若辨不出長安路上鞦韆地證智

傳以此為雪峰三句其傳曰宗師約法以定綱宗以簡偏邪如雪峰三句玄沙嘗言之曰是汝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來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怖畏恰如世間畫師自畫作地獄變相畫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著却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為過汝如今欲免此幻惑麼但識取金剛眼若識得不得教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嚙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為汝知見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此函蓋乾坤句也又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如師子遊行豈求伴侶此截斷眾流句也又曰大唐國內宗乘未有一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無孔鐵椎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與麼知問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此隨波逐浪句也幻寄曰覺範此語與古塔主分擘三玄又何異園悟曰雲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此三句無論雪峰是密師語要之窺其籊者必園悟若覺範則示眾俱胝和尚但有問答只欲登高而入淵者也

豎一指頭寒則普天普地寒

雪竇云甚麼處見俱胝老熱則普天

普地熱

雪竇云莫錯認定盤星復云森羅萬像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險絕甚麼處得一指頭

禪妙喜曰可謂是貴人多忘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

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

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諍訛是死

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麼

則不謬去也師便打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

初到雲門門曰雪峰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語具

雲門章中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

保寧頌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三更一

條大路平如掌歸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

撐著月

雪竇頌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礪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

別珊瑚枝

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盃裏盛雪

雪竇頌老

新開端的別解道銀盃裏盛雪九十六個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

雲門見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

恩 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麼佛

法師曰好个無事禪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

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會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識

下去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初在雲門一日聞白槌曰

請師寬克典座師翻筋斗出衆曰雲門禪屬我矣又

一日雲門問師今日喫得幾個胡餅師曰五个門曰

露柱喫得幾個師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師一日

訪白兆曰老僧有个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

惟爛木一椽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

凡路絕師曰此頌有成禡無成禡兆曰無成禡師曰

佛與衆生不別擗侍僧救曰有成禡師曰直得聖凡

路絕擗當時白兆一衆失色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

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

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

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

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

後向無人烟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
 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
 衫教伊灑灑地作个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

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雪竇拈云雲門氣宇如王梭著

便水消瓦解當時若據今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團悟懃云大瀉真如和尚愛教人看此因緣拈人情

解有者道雲門道近離甚處山曰查渡此是放一頓

棒夏在甚處山曰湖南報慈此是放一頓棒幾時離

彼中來山曰八月二十五此是放一頓頭所以放他三

頓棒且喜沒交涉又有底道洞山實頭所以放他三

頓棒有底道當時便好一喝更說如何若何總是狂

解總不恁麼畢竟作麼生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

勿自立規矩拈他情解便會只為雲門語好便發得

洞山悟處一如臨濟見大愚只被大愚拈他情見便

會得徹後來僧問洞山如何是佛便只道麻三斤看

他那裏是安排得來祖師門下一觀便見那裏有許

多般干聖萬聖挨拶教人見到這裏雖然點破綱宗

要且意在未屆時明眼漢沒窠臼所以巖頭道若論

戰也个个立在轉處向未屆時一觀便見廓天一路

相似靈利漢疑著處一點便會雪竇拈謂雲門一似

霸王相似因甚麼按著便水消瓦解雪竇嫌雲門老

婆心如此當時真个好打到這裏拈則許你拈會則

不許你會若只恁麼會又錯了也當時劈脊便棒趕

出去已放過了也教他後來道如何是佛麻三斤前

也不著村後也不著店天下人不

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諸禪德作麼生是活

句到這裏實難得人若也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

便道答話長老下脚不得東西南北莫知多少要得

去離泥水活人眼目舉唱宗風擊揚大事不道全無

其柰還少只緣未達其源落在第八魔境界中識得

个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物物無不具足道我得

安樂田地更不求餘凡有扣擊問難即便敲牀豎拂

更不惜便施便設便行便用向惡水坑裏頭出頭沒
弄个無尾狗孫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狗孫又走
却了手忙脚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若是个衲僧乍
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他鶻臭布衫 又曰言無展事

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於此四句語中見得
分明也作个脫灑衲僧根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

天為善知識於此不明終成莽鹵 林間錄曰雲菴平
生說法多稱初悟

門度越格量偶閱舊記見其寄道友偈并序曰昔洞
山參雲門悟旨于言下入佛正知見所有炙脂帽子

鶻臭布衫皆脫去以四句偈明其悟蓋得展事自在
之用投機善巧之風故其應機接物不乘言不滯句

如師子王得大自在於哮吼時百獸震駭蓋法王法
如是故也又世所傳見雲門者皆坐脫立亡何哉以

無佛法知見故也因隨句釋以奉寄曰大用現前能
展事春來何處不開花放伊三頓參堂去四海當知

共一家又曰千差萬別解投機明眼宗師在此時北
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又曰遊山翫水便
乘言自己商量終不偏鶻臭布衫脫未得且隨風俗
度流年又曰滯句乘言是瞽聾參禪學道自無功悟
來不費纖毫力火 又曰舉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
裏唧噥吞大蟲

法眼精明方能鑒辨緇素切緣真妄一源水乳同器

到此難分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觀

乃辨真偽若不如是何名善知識夫善知識者驅耕

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方名善知識即今天下那个是

真善知識諸德參得几个善知識來也不是等閑直

須參教徹覷教透千聖莫能證明方顯大丈夫兒不

見釋迦老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與大地衆生同時

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雖然如是若遇明眼衲僧

也好劈脊便棒 問維摩掌擎四世界未審維摩身

在甚處師曰在闍黎後底曰為甚麼在學人後底師

曰還我話頭來 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福嚴良雅時為

首座師參罷至首座寮問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

雅曰恰值某淨髮師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

雅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不得因作偈呈曰五

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

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師見深肯之 僧問智門洞

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門曰花簇簇錦簇簇僧無語

門曰會麼僧曰不會門曰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舉

似師師曰我不為汝說為大衆說遂上堂云言無展

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雪竇顯頌金烏

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跛鱉

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

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哭不合哭嘆 問僧

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破

幾緉草鞋曰三緉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曰

參堂去僧應諾 問僧莫便是新到否曰是師曰夜

來投棲處今朝事如何曰今朝風較急青山背上行

師曰不是更道曰珍重師便打 問不向心頭安了

義如何得達祖師言師曰六脚蜘蛛上板牀 問自

古及今不從人得六祖黃梅夜聞何事師曰誌公拄

杖曰得用時如何師曰用那曲尺作甚麼 問十二

時中行住坐卧自省覺時如何師曰看人喫飯曰爭

柰樹影不斜何師曰親言出親口 問金鑰現前請

師辨師曰兩脚蝦蟇吞却月 都監太保問眼處入

正受諸塵三昧起此意如何師云洞山茶碗裏有太

保太保茶碗裏有洞山太保無語却將此語問谷隱

隱云不落無言說問延慶慶云喚甚麼作三昧

幻寄
曰三

師恁麼道忒煞廉纖若有人問幻寄如何
是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但向伊道過

隨牛狗

兒頌家有一狗兒駮小人難見終日隨牛去未省使人喚見客不作聲見人偏能善擬議上門來早是輸他便好好報禪師須著精神看任汝靈利人不覺爲死漢 淳化元年秋七月無疾跏趺而化

金陵奉先深禪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鷄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

罷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

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師復出

問今日奉勅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鷄子過新

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鐘

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

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

鷲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

燈擬議師打一座具便歸衆 師同明和尚到淮河

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个衲

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

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妙喜曰明上座省
得底且道是網羅

裏底是出網羅底幻寄
曰催得吳霜點鬢稠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
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
情去師曰動轉施為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
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
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
謂門弟子曰吾不久去汝矣可砌个卯塔五月二十
三日工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適雲門爽禪師
溫門舜峰諸老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
而化

洞山清稟禪師叅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

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師曰深領此問門

顧左右微笑而已智證傳大涅槃經曰所言二諦其
實是一方便說二如人醉未吐見

日月轉謂有轉日及不轉日醒人但見不轉不見於
轉轉二為麤不轉為妙傳曰三藏全是轉之二如彼
醉者大乘經帶一轉二而說不轉之者一也起信曰
以一切法本來惟心實無於念而有妄心不覺起念
見諸境界故說明以此義例轉二為麤也又曰心性
不起即是智慧光明義例不轉為妙也洞山清稟
禪師惟宴坐一日呼侍者下法堂謂叟木者無損階
砌侍者出視無有還白寂無人跡稟又使求之侍者
臨簷俯視乃羣蟻曳蜻蜒翼緣階而上蓋靜極妙而
靈知也幻寄曰凡情聖量皆轉也雖洞見十方徧聞
三界猶屬聖量之轉稟師以蟻曳蜻蜒翼為叟木其
靈通味略若在夢境而覺範以靜妙許之異乎經之
所謂不轉為妙哉如
何是不轉曰蜻蜒翼

北禪寂禪師問僧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

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柰在北禪手

裏曰在手裏卽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趁出
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
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罔測微旨遂造雲門門
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托開乃示頌曰雲門
聳峻白雲低水急游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
勞再舉轆中泥師因斯大悟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一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二

六祖下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

臨濟

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

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
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
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
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
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
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个甚麼若道
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个甚麼師乃拂袖

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
 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
 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
 曰鶉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
 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
 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徑山杲云我
 老漢恁麼道深掘一坑一時埋却更牽牛在上踢過
 却須放真公出一頭始得山僧恁麼道且不是抑強
 扶弱亦不是杜撰差排你若識得鶉鳩樹頭鳴意在
 麻畝裏便識得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遮兩轉語
 畢竟是一耶是二耶若道是一為甚麼風穴只肯念
 法華不肯真園頭若道是二爭奈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參 又一日穴陞座顧視大眾師便下去穴
 卽歸方丈 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

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卽是不展卽是兆曰
 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會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
 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
 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
 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
 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
 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
 法首山 問僧不從人薦得底事試道看僧便喝師
 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麼僧又喝師曰今日放過卽
 不可僧擬議師喝之 問僧近離何處曰襄州師曰
 夏在何處曰洞山師曰還我洞山鼻孔來曰不會師

曰却是老僧罪過 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
師曰蕩盡即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

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 問如何是梵

音相師曰驢鳴犬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

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

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即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

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

僧寶傳見風穴章前已錄入而會元列此於師章中乃首尾語亦異此必師因僧問答而引風穴語發明

耳遂復錄于此 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

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

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又僧問新婦騎驢阿家牽

意旨如何師曰百歲翁翁失卻父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師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

法與人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在老

僧會裏多少時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乃曰

若論此事實不掛一元字脚便下座 問仗鎊鋤劍

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噓一聲僧曰苦痛深師便打

問僧近離何處曰廣慧師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

雲離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長橋師曰與麼則合喫

首山棒也曰尚未叅堂師曰兩重公案曰恰是師曰

耶耶 夜有僧入室師曰誰僧不對師曰識得汝也

僧笑師曰更莫是別人麼因作偈曰輕輕踏地恐人

知語笑分明更莫疑智者只今猛提取莫待天明失

却雞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襄州師云路上曾逢
達磨也無僧近前不審師云這個是驢前馬後底僧
云和尚又如何師云非公境界且坐喫茶僧纔坐師
又問在甚麼處過夏僧云石門師云水牯牛安樂麼
僧云及時水草師云爲甚麼傷人苗稼僧云對和尚
不敢造次師云放過卽不可便打 示衆曰佛法無
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
柰汝何何故如此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祇爲汝自
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
與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个什麼道理且
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曰若得與麼方名無事

示衆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者裏尋常向你道賓
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
賓二主卽是兩個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
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
這裏急著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動卽千里萬里何故
如此如隔牕看馬騎相似擬議卽沒交涉諸上座旣
然於此留心直須子細不要掠虛好他日異時賺著
你在諸人若也有事近前無事珍重 師示衆曰識

得拄杖子行脚事畢

三角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

錯又舉三角語畢亦著語云錯老僧則不然識得拄
杖子錯頌云妙峯三二个錯不是無病藥羅公賣策籬
清平道

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

汾陽注曰巧
素潔條然

妙無人識運機非打破鳳林關蕩盡玲瓏性著靴水上立

塵泥咄哉巧女兒汾陽曰妙攬梭不解織無間功看

他鬪雞人旁觀審騰距水牛也不識全力能負背陰

山子向陽多葉縣省云南來北往意如何不墮有若

人問我西來意從來無東海東面有新羅大地不奈

衆三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

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

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

偈曰諸子謾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

奈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

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

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語錄有小參示衆云老

得去時有僧問未審和尚什麼時去師云待有伴即

向汝道僧云無伴底事作麼生師云盡日不逢人明

明不知處僧云忽遇一人又作麼生師云迷子不歸

家失却來時路僧云請師指個歸鄉路師云枯木藏

龍不存依倚僧云和尚什麼時節却回師云一去不

知音六國無消息僧云正當歸鄉底事又作麼生師

云獨唱胡家曲無人得齊僧云忽遇知音在時如

何師云山上石人齊拍掌溪邊野老笑呵呵僧云歸

鄉回來底事又作麼生師云八國奉朝衣四相無遷

改僧云未審居何位次師云文殊不坐金臺殿自有

逍遙竹拂枝此應是廣慧真禪師即真風穴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

麼處去師曰常在闍闔中要且無人見穴曰你徹也

妙喜云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黑水和尚參黃龍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曰

天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
有省便禮拜

棗樹第二世和尚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曰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則禍生師曰作甚麼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闍黎受戒來多少時曰二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

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柰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撼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

襄州清溪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

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篋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止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卽禮謝 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

省悟

漪卽叅西院明者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旣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叅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藏曰祇這個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豎起拄杖曰祇這個也不背師忽然契悟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叅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

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

麼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

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

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

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

象師曰不撥藏曰兩個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未審

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

省悟再謁法眼酬詰悉符子方上座自長慶來謁法

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眼曰恁麼會又

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眼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

不撥萬象眼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

方豁然僧寶傳子方問法眼曰公久親長慶乃嗣

地藏何意哉眼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身

故子方舉拂子示之眼曰撥萬象不撥萬象方曰不

撥萬象眼曰獨露身方曰撥萬象眼曰萬

象之中吟子方於是悟旨曰吾幾枉度此生

示衆

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

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

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个入處若辨不得莫

道不疑好妙喜曰點石化為金玉又云是柱不見

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妙喜咄云

起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
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 問僧甚麼處
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
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
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
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常沈大淵而衣不潤
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叅龍華
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惟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
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花前街後巷走百餘遭
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個拳頭那
个大兩個之中一个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娑令教
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臥揚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
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竿
又聞泛玉山還報頽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
朱砂畫月算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強說

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

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音忽起來

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
與東風論个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
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
空不空筮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
愛惡祗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臥路死後却產娑婆
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酷師於祥
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室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
化

鼎州梁山綠觀禪師會下有个園頭叅得禪衆中多有

曹洞

不信者一日有僧去撩撥他要其露个消息乃問園

頭何不出問堂頭一兩則話結緣園頭云我除是不

出問若出須教這老漢下禪牀立地在及梁山上堂

果出問曰家賊難防時如何山云識得不為冤曰識

得後如何山云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

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裏龍山云

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梁山果然從

法座上走下把住云闍黎莫教濕著老僧袈裟角

山徑

果云須知悟底人與悟底人相見自然縱奪可觀黃龍清云梁山老漢洞達機宜堪稱作者爭柰借便開門展轉令人著賊黃龍即不然才見伊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一刀兩段教伊永絕窺窬之地然雖如是忽有个衲僧出來却指山僧云賊賊又作麼生支遣具眼者辨取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

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

請師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

將猛省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僧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

雲門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 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

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麼時文殊向

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

盤飯莫待糝薑椒 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

則語今日舉似大眾諸人不得作道商量還有人

商量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上堂

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電子裏藏身
還藏身得麼若藏不得却被電子打破髑髏 示衆
數日好雨且道雨從甚處來若道從天降那個是天
若道從地出喚甚麼作地若更不會所以古人道天
地之前徑時人莫強移个中生解會眼上更安錐
韶州大歷和尚初叅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
師領旨

連州寶華和尚問僧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
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甕醬師喚沙彌將一碗水來
與這僧照影 因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
將何報答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

聞之乃曰這老凍驢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
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磚祗圖引玉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湖州上方嶽禪師少與雪竇顯公
結伴遊淮山聞師住五祖喜勘驗顯未欲前嶽乃先
往徑造丈室師曰上人名甚麼對曰齊嶽師曰何似
泰山嶽無語師卽打趕翼日復謁師曰汝作甚麼嶽
回首以手畫圓相呈之師曰是甚麼嶽曰老老大大
胡餅也不識師曰趁鑪竈熱更裕一个嶽擬議師拽
拄杖趕出門及數日後嶽再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
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爲復展卽是不展卽是
師遽下繩牀把住云旣是熟人何須如此嶽又無語

師又打出以是觀五祖真一代龍門矣嶽三進而三
遭點額張無盡謂雪竇雖機鋒穎脫亦望崖而退得
非自全也耶師暮年至大愚倚拄杖談笑而化

荆南福昌惟善禪師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大別曰在
大別多少時對曰三年曰水牯使甚麼人做對曰不
曾觸他一粒米曰二時喫个甚麼僧無語師便打
有僧自號映達摩纔入方丈提坐具曰展卽徧周法
界不展卽賓主不分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汝平地
喫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師便打映曰奪
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師曰棺木裏瞠眼漢且坐
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來容易觸忤和尚師曰兩重

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去之

問俗士年多少曰四十

四師曰添一減一是多少其人無對師便打乃自代
云適來猶記得 問超山主汝名甚麼對曰與和尚
同名師曰回互不回互對曰不回互師便打 問僧
甚麼處來對曰復州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請和尚
試辨看曰禮拜著僧曰喏師曰自領出去三門外與
汝二十棒 南禪師嘗曰我與翠巖悅在福昌時適
病寒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焉有紙衾者
皆以衰老亦可數悅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蓮花峰祥菴主嘗示衆云若是此事最是急切須是明
取始得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得隨處安閒亦

不要將心捺伏須是自然合他古轍去始得纔到學處分劑便須露布个道理以為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上座却請與麼相委好 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為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為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言畢而逝

園悟舉至直入千峯萬峯去著語云也好與三十棒只為他擔板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又云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峰菴主麼脚跟也未點地在國初時在廬山蓮花峰卓菴古人既得道之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鑄兒內煮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見僧來便拈拄杖云古人到這裏為甚麼不肯住前後二十餘年終無一人答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若也知他圈積不消一捏你且道因什麼二十年如此問既是宗師所為何故只守一槪若向个裏見得自然不向情塵上走凡二十年中有許多

少人與他平展下語呈見解做盡伎倆設有道得也不能辦不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所以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他只要見你知有不知有道得自然契理契機幾曾失却宗旨古人云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機幾曾失却宗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今只管撞將去便了得則得爭奈顛預龐侗若到作家漢將三要語印空印泥印水驗他便見方木逗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討一个同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有底人開懷通个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人且卷而懷之且問你諸人拄杖子是衲僧尋常用底因什麼却道塗路不得力古人到此不肯住其實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石室善道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衆云過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前諸佛也恁麼雪峰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個只為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峰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即不似雪峰打破狼藉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大凡參問也無許多事為你外見有山河大地內見有見聞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下見有衆生可度直須一毛頭上寬若大千沙界雖居住坐臥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寬若大千沙界雖居住坐

湯爐炭中如在安樂國土雖居七珍八寶中如在茅
 茨蓬蒿下這般事若是通方作者到古人實處自然
 不費力他見無人構得他底復自徵云畢竟如何又
 奈何不得自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這个意又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為地頭不妨句中
 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收豈不見嚴陽尊
 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嚴云一
 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地上剗一下云還識麼僧云
 不識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會麼僧
 云不會嚴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古
 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雪竇有頌云誰當機舉不
 賺亦還稀摧殘峭峻銷鑠玄微重關曾巨闢作者未
 同歸玉兔乍圓乍缺金鳥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
 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因甚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
 往來纔作較計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得徹
 信得及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不得動著授
 著自然有殺有活雪竇會他意道直入千峰萬峰去
 方始成頌要知落處看取雪竇頌云眼裏塵沙耳裏
 土千峰萬峰不肯住落花流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
 處去雪竇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裏
 塵沙耳裏土此一句頌蓮花峰菴主衲僧家到這裏
 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於一切時中如癡似兀不見南

泉道學道之人如癡鈍者也難得禪月詩云常憶南
 泉好言語如斯癡鈍者還希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今
 我憶南泉南泉又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惟
 有盧行者不會佛法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道佛
 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拈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
 水不得或若有个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
 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挂鉢囊拗折拄杖管
 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
 大海水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
 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
 人復云恁麼也得恁麼也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
 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
 何故或遇惡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
 夢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旦暮直饒到這般田
 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轉
 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
 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峰菴主道喚甚麼作千峰萬峰雪
 竇只愛他道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所
 以頌出且道向什麼處去還須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
 流水太茫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前是
 什麼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為什麼也不知他去處

只如山僧適來舉拂子且道卽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峰菴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參詳看此園悟老人所舉揚古公案世所謂評唱大慧亟熾其板不令流行者正恐使宗家入講窟孤達磨西來之意永塞悟門也至流而爲萬松林泉則直是魔習較此又大在下風矣聊舉一以蔽諸覽者嘗一變而知全鼎哉指月錄評唱止錄此則及南泉與陸亘對牡丹花兩則

藍田縣真禪師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篲修塗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鑪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卽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麼去參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落髮弱齡稟

眼法

具屬律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州師往預聽習究其微

旨振錫南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憇附鑪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師曰在心内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

窘無以對卽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

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辭窮理

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於言下大悟僧寶傳徵

山河大地與自己同別處作老僧曰山河大地與自己

已是同是別師曰同僧豎兩指熟視曰兩個卽起去

驚師大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却謂眾曰諸上

座且道這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

不難 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

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

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寧保

勇頌云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

條來往路依稀屈曲在煙嵐 徑山杲云若是徑山

門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何故毫釐因僧來叅次

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師云一得一失

師指斃子云識得斃子周巾有餘雲門云識得斃子

云識得斃子 椶楠木做 妙喜云識得斃子好剃頭

洗脚雖然如是大人有人 錯會在 雪竇云澤廣藏山

理能伏豹 圓悟勸云雪竇如此道師問覺上座

未審是明他語點他語是褒是貶

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麼處曰船在河裏覺

退師問旁僧曰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師令

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

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 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

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

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浮山遠云這僧到卽到泗州

這僧見卽見大聖不會識法眼 東禪觀云這僧到

也到泗州見也見大聖識也識法眼 祇是自討頭不

見

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

有者道慧超

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甚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孤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

水

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

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

方明此語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

一隊老宿窺語住也未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

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

五雲云甚麼處是勘破雲

門處要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

師忽聞齋魚聲謂侍者曰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

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會麼 嘗指竹問僧曰還見

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與麼師笑

曰死急作麼

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

歸師

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

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

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因開井被沙塞却

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

無對師代曰被眼礙 師見僧搬土次乃以一塊土

放僧擔上曰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

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便休去 師問講百法論

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

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

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个法座 歸宗柔代云不勞

和尙如此雪竇別老宿語
云和尙分半院與其某甲始得

問六處不知音時如

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次地疑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

頭

謂門弟子曰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

仍舊去世間法尙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祇於仍舊中得如初夜鐘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麼恰好聞時無一聲子鬧何以故爲及時節無心曰死且不是死止於一切祇爲不仍舊忽然非次聞時諸人盡驚愕道鐘子恠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漸熱卽不可方隔一日能校多少向五月一日道便成賺須知校絲髮不得於方便中向上座道不是時蓋爲賺所以不仍舊寶公曰暫時自肯不追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還會麼今日只是塵劫但著衣喫飯行住坐臥晨叅暮請一切仍舊便爲無事人也又曰

見道爲本明道爲功便能得大智慧力若未得如此
三界可愛底事直教去盡纔有纖毫還應未可抵如
汝輩睡時不嗔便喜此是三界昏亂習熟境界不惺
惺便昏亂蓋緣汝輩雜亂所致古人謂之夾幻金卽
是真其如鑛何若覷得徹骨徹髓是汝輩力脫未能
如是觀察他什麼樓臺殿閣諸聖未必長把却汝手
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如此也 又曰出家兒但隨
時及節便得寒卽寒熱卽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
因緣古今方便不少石頭初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
者其惟聖人乎則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乃作參同
契首言竺土大仙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亦只尋常說

話夫欲會萬物爲自己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已
而又囑曰光陰莫虛度所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
得若也移時失候卽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於
非色作色解卽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
得否若與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
麼用處但守分過時好 上堂大衆久立乃謂之曰
祇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
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
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
策子阿那個教中有這個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
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

微言滯于心首嘗疑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
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
得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 上
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好不上來好
或有上座道不上來却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來作
什麼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須到和尚處
始得諸上座且道這兩個人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
未上座實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
椎生盲生聾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彼二人總不
得爲什麼如此爲伊執著所以不得諸上座總似恁
麼行脚總似恁麼商量且圖什麼爲復只要弄唇嘴

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復執著理
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是
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
諸上座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座
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座
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總是
都來圓取諸上座傍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
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 師有頌曰理極忘情謂如
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果熟猿兼重山
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 三界惟心頌
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

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
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頌曰華嚴六

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
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
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示衆這裏聚

集少時爲上座僧堂裏這裏聚集少時爲上座三門
頭這裏聚集少時爲上座寮舍裏爲復說上座過別

有道理

會下有數尊宿對一人云諸佛出世也有這
个方便一人云今日離章義一人云你道伊

爲甚麼處一人云點燈等上座來
多時也一人云甚麼處聚集來

周顯德五年戊

午七月十七日示疾李國主駕至慰問閏月五日剃
髮澡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久而如生閱世七十

有四坐五十有四夏塔全身于江寧丹陽鄉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二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三

六祖下第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

臨濟

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

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相剃髮受具杖策遊方

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師歎之曰是何言

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

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

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

奇者師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

動卽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惟有那吒第一機舉目

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
議鋒鉞失却威徹拊手稱善然師終疑臨濟兒孫別
有竒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捲簾意旨如何曰龍袖
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於
是大悟言下拜而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擁
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
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遊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
宗以四名刹請師擇之而居師笑一夕遯去北抵襄
沔太守劉公昌言恨見之晚時洞山谷隱皆虛席太
守敦請師辭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淳化四年首山歿
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

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
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
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
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
促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
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同曰汾州 僧問如何是接
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
句師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
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
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又曰只將此四轉
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

大愚芝云先師謂將此四

句語驗天下衲僧大衆子細思量將此四句語被天下衲僧一時勘破妙喜曰諸人要識大愚麼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師論三玄三要語皆具臨濟章此則亦已現彼以大愚芝妙喜拈語故復列之

此 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个甚麼
 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
 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 問大悲千手眼如何
 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具師曰三
 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
 慇懃 鄭工部到茶話次鄭示師偈曰黃紙休遮眼
 青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復云只將此
 偈驗天下長老師云與麼則汾陽也在裏頭云擔枷
 過狀師云更不再勘鄭云兩重公案師云知即得鄭

良久師噓一聲鄭云文寶文寶師云在甚所在鄭云
 不容某甲出氣爭得嗔他道淹滯長老在此師云是
 何言歟鄭云寔師云也不得放過鄭云請師一偈師
 云不閑紙墨隨示偈云荒草尋幽徑巖松迴布陰幾
 多玄學客失却本來心 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
 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
 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
 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
 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
 水過新羅北地用鑛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
 通个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

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 上堂謂眾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叅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

出來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不可久立珍重 妙喜曰汾陽老子未後若無个面目

兒孫喝一喝頌曰兔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

智同真面目全于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

擊破三玄作兩邊 人天眼目載師與僧問答語僧

問如何是一同一質師云綿州附子漢州薑如何是

二同大事師云火官頭上風車子如何是三總同叅

師云萬象森羅齊稽首如何是四同真智師云鬼家

活計如何是五同徧普師云石頭土塊如何是六同

具足師云乞兒籬易滿如何是七同得失師云披毛帶角銜鐵負鞍如何是八同生殺師云放汝命通汝

氣如何是九同音吼師云驢鳴犬吠啓圓通如何是

合元殿裏問長安幻寄曰梵音和雅令人樂聞
 天眼目載師十八問汾陽云大意除實問默問難辨
 須識來意餘者總有時節言說淺深相度祇應不得
 妄生穿鑿彼此無益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切須子細
 請益問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趙州云
 殿裏底呈解問僧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
 何牙云道者合如何是察辨問僧問臨濟學人有一問
 在和尚處時如何濟云速道速道僧擬議濟便打投
 機問僧問天皇疑情未息時如何皇云守一非真編
 辟問僧問芭蕉盡大地是个眼睛乞師指示蕉云貧
 兒遇餓飯心行問僧問興化學人阜白未分乞師方
 便化隨聲便打探拔問僧問風穴不會底人為甚麼
 不疑穴云靈龜行陸地爭免拽泥蹤不會問僧問玄
 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沙云汝聞偃溪水聲麼
 僧云聞沙云從者裏入擊擔問僧問老宿世智辯聰
 總不要拈出還我話頭來宿便打置問僧問雲門
 瞪目不見邊際時如何門云鑑山云識借問僧問
 切衆生皆有佛性為甚麼不識山云識借問僧問
 風穴大海有珠如何取得穴云象罔到時光璨瓓離
 婁行處浪滔天實問僧問僧問二祖學人只見和尚是
 僧如何是佛是法祖云是佛是法汝知之乎假問問
 僧問徑山者个是殿裏底那个是佛山云者个是殿

裏底審問問僧問老宿一切諸法本來是有那个是
 無老宿云汝問甚分明何勞更問吾徵問問僧問睦
 州祖師西來當為何事州云你道為何事僧無語州
 便打明問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
 久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默問問
 外道到佛處無言而立世尊云甚多外道道云世尊
 大慈大悲令我得入師復云凡有學者偏僻之問或
 蓋覆將言辨師家眼目或呈知見擊頭戴角一一識
 之盡皆打得現何有妖狐能隱本形者也鏡當臺是
 何精魅之敢現何有妖狐能隱本形者也鏡當臺是
 汾陽老人抽儻便刺拔顛預楔一時且道是擊擔問
 當時有聞其說便出來問如何是佛且道是擊擔問
 不會問十八問中那一問不該莫是佛且道是擊擔問
 問麼方便呼為佛響莫是問不該莫是佛且道是擊擔問
 佛外有甚麼響一大藏教詮不出西天四七唐土二
 三說不到乃拈以問師家豈特阜白未分乞師方便
 是心行問若道不是無言而立之默問試道如何是
 佛說了个甚麼不可世尊良久答外道不問無言不
 得也學者須是自悟始得不見汾陽老人道并汾
 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

苦寒師暫罷夜叅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

有大士六人柰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圓守芝號上首叢林知名 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請師主承天使者三至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俶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日行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卽到師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

停箸而化侍者卽立化于側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

六夏

化跡出續燈及師語錄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

或稱唐明

叅首山問如何是佛

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要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耶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篋頭上

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師辭首山山以拄杖送師
師接得有偈曰和尚拄杖照破龍象臨濟家風落在
我掌山云莫相帶累師打山一坐具山云果然帶累
師云今日捉敗這老漢山云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
宜 鄭工部入院見法座便問是什麼人位次師云
老僧部云自家爭敢師云工部莫壓良爲賤部云真
个師云不敢遂把手入方丈部云此室常現八未曾
有難得之法長老還有也無師以袖拂工部面部云
與麼則今日得清涼也師云且與後人作榜樣茶話
次部云汾陽有个昭禪師愛看讀某甲留一偈師云
略請見示部舉云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莫將閑

學解埋沒祖師心師云工部慣得其便部云者賊師
云更不再勘 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
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厮撲鄭無語師
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
師師曰瞎老婆吹火 楊侍郎李駙馬與師問答問

彌陀演化于西方達磨傳心于東土胡來漢現水到
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
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師云仙人無婦玉女
無夫楊云尼剃頭不復生子師云陝府鐵牛能哮吼
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巔師云騎牛不著

靴

廣慧璉云進象倒戈汾陽昭云端身
裂面破妙喜曰月下看弄雪師子

問玄沙不

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叅知識五十三員慧遠結黑
白一十八士雪峰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遮
六個漢爲復野干鳴爲復師子吼速道速道師云水
急魚行澀峰高鳥不棲楊云泗州大聖師云土上加
泥更一重李云舌上覆金錢師曰半夜歌樂動誰是
得知音廣慧璉云歌謠滿路人皆望汾陽昭云
看壁畫人笑妙喜曰野干鳴師子吼問
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于西河嵩師領徒於
并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力師云
不入蓮池浴嬾向雪山遊楊云清涼山裏萬菩薩師
云維摩會中諸聖集李云背負乾薪遭野火師云口
是禍門廣慧璉云藏頭白海頭黑汾陽昭云告
天手捺地噓噓妙喜曰猢猻騎鼈背問

初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鐵牛之
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里
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楊云狸奴白牯却知有師云淹殺冢頭蒿李云月裏
煮油鑿師云石人腰帶廣慧璉云陳蒲鞋周金剛汾
陽昭云直撥又逢胡釘鉸妙
喜曰小問尾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卽喪身失命
出大遇

覷著兩頭俱瞎擬議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
炭庫裏坐地有不惜眉毛者通个消息來師云百雜
碎楊云平生不妄語師云也要道過李云出穴兔遭
胷師云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廣慧璉云振錫下
泥犁汾陽昭云穿
山透石壁鼻孔血淋
淋妙喜曰自作自受師復有頌曰一言纔出徹龍

庭攪動須彌帝釋驚三世諸佛齊坐了杖頭傀儡弄
雙睛楊答云今年桃李味甘香一顆千金買得嘗貯
藥葫蘆拖鼠尾穴門小窄轉難藏師又答千年桃核
未聞香幾度逢春難得嘗靈龜曳尾除蹤跡沙中抱
子更難藏楊又答五臺山裏有文殊羅漢天台洞裏
居爲問子湖一隻狗何如興化一頭驢師又答忽聞
師子吼引出象王威把定聖凡路誰人敢揚眉擬議
塵沙劫動念隔千岐瞬目他方去早已著灰泥楊再
答蜘蛛網中坐蟲兒不敢過昨夜三更雪百鳥盡遭
餓果熟樹枝垂鵝肥甌篲破借問末山尼何如劉鐵
磨師再答山高入難上海深不見底樵夫漫蹋鞋漁

父休誇水言却超百億收來維摩詰若覓同道人曠
劫不相識 師作宗本頌左顧右覩黃昏莽鹵展手
回來早是彰露且道作麼生是彰露底句楊云正殺
人時督出頭師云兩脚捎空手又曾李云左鬚右髮
隱文章師云名利已彰天下去丫頭女子倒騎牛師
復云維摩一默文殊贊善若遇老僧在彼各與三十
棒且道這二老漢過在什麼處楊云頭破作七分如
阿梨樹枝師云迦葉不擎拳阿難不合掌李云似犢
牛兒未用角時師云忙屈拳打令師復云教有明文
佛身充滿于法界老僧今日充滿于法界侍郎卽今
在什麼處楊云布裙一截泥努出膝蓋子師云寬口

布袴三尺杖李云河水一擔直三文師云只見鼻頭
津不見頂後濕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篋問
曰喚作竹篋卽觸不喚作竹篋則背喚作甚麼師掣
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
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
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 問
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尸
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問
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
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 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

曰鬧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鐙
問聞鐘聲只有這個聲爲復別有師曰腦後三斤
師勘一僧曰近離什麼處僧曰東京師曰你因甚口
上破僧曰和尚也須子細師曰七棒對十三庫下喫
茶去 師與僧行路次因見死人僧便問車在這裏
牛在甚麼處師云你蹙躃行僧云牛又無行个甚麼
師云你旣無牛因甚踏破脚僧云恁麼卽親從葉縣
來也師云莫亂走 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
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
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哪
便脫去 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村叅學

須具叅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
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
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
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
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
落深坑 師到洞山問洞山廓然無依法歸何處山
云三番羯磨師云恁麼卽知音不和也山云知音不
和底事作麼生師云龜毛拂子長三尺山云你因什
麼眉鬚墮落師便禮拜

潭州神鼎洪譔禪師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
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

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是甚麼
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惟心故根境不
相到惟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
以筯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
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
名見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
拱而退 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
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
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
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卽
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

不知 有僧自汾州來傳是舉道者 師倚拄杖曰一朶峰巒上獨樹不成林時如何僧曰水分江樹淺遠澗碧泉深又問作麼生是回互之機僧曰盲人無眼又問曰我在衆時不會汾陽一偈上座久在法席必然明了僧曰請和尚舉看師曰鵝王飛鳥去馬頭嶺上住天高蓋不得大家總上路作麼僧舉起坐具曰萬年松在祝融峰師曰不要上坐答話試說看僧曰忽憶少年曾覽照十分光彩臉邊紅卽拂衣去師曰弄巧成拙 師住神鼎以一朽牀爲說法座其其枯淡無比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叅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叅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太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叅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什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

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 僧侍立次師問甚麼處坐
曰後架裏坐師曰你向甚麼處舉話曰與主人公舉
話師曰主人公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
得名師曰恁麼則不識主人公也僧便喝師不對幻寄

曰石門不對是 肯伊不肯伊 僧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三

門佛殿如何轉師曰我向汝道汝還信麼曰和尚誠
言安敢不信師曰這漆桶 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

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 因作清

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挂

天下挂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豎沒錄語

作師問直歲清涼堰從汝堰忽遇洪水滔天時堰得 麼曰在裏頭師曰與誰同伴歲無語却請師代師曰

透過新羅歲復問和尚 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為
忽遇洪水云云與上同

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 問一處火發任從

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

若求出即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

殺你 上堂五白猫兒爪距獍養來堂上絕蟲行分

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

底句莫錯舉 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

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

離我這裏我有鈎子鈎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

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

十五日用鈎即是用錐即是用錐即是用錐即是用錐
十五日用錐即是用鈎即是用錐即是用錐即是用錐

十五日用錐即是用錐即是用錐即是用錐即是用錐

鈎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 師住石門
時太守以私意笞辱之既歸衆僧迎於道左首座趨
前問訊曰太守無辜屈辱和尚如此師以手指地云
平地起骨堆隨指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削去復
湧如初後太守全家死於襄州 又僧問深山巖崖
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
曰竒恠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無盡居士愛
其語而石門錄獨不載二事皆妙喜親見無盡居士

說

深山巖崖語
今載會元矣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初依招慶真覺禪師日事炊爨
有間誦經真覺見而問曰汝念甚麼經對曰維摩經

真覺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麼處師茫然無以酬泣

涕曰大丈夫漢被人一問無詞可措豈不媿哉於是

謁閩中尊宿歷五十餘員不能契旨遂趨河南首山

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

个麼師曰這個是甚麼盃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

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

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

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

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喜妙

云你道念和尚還肯他廣慧也無若道肯他何故不
與一棒若道不肯他何故不與一棒有人於此道得
妙喜與 你 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

審在甚麼處師曰敲甕打瓦 許郎中式漕西蜀經
由謁師適接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長老師曰
蝦蟇吞大虫許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師曰運使話
墮許曰許長老具一隻眼師以衣袖便拂許曰今日
看破便禮拜 師見智門綱宗歌曰胡蜂不戀舊時
窠猛將那肯家中死曰祚兄消許多氣力作麼我尋
常說禪如手中扇子舉起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既
稱宗師却以實法與人好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口
面皮厚多少巖頭云若以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知
麼究取好莫面面相覷在此作麼 示衆佛法本來
無事從上諸聖盡是捏怪強生節目壓良爲賤埋沒

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生受屈
老僧這裏卽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
世界教伊絕跡去何故如此免慮喪我兒孫老僧與
麼道你等諸人作麼生會若於這裏會得去豈不慶
快教你脫却毛衫做个灑灑地衲僧去更若不會來
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有僧入室請益云
和尚適來言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世界
舉未了師云你若恁麼會入地獄如箭射云未審作
麼生會師便打僧擬議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山僧
今日不避諸方檢責爲你說破將此深心奉塵刹是
卽名爲報佛恩

妙喜舉了咄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

景祐三年歲

在丙子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字
於中揭方丈門遂至九月二十六日示寂景德間宗
師爲高名士大夫所尊服而又享有高壽預知報謝
師其冠也

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叅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麼
叅頭擬議第二僧打叅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
尚師曰一箭兩垛

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
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
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智門罕迴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
上坐使曰鷄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捧上不成龍隨
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
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二盃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
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
常春風掃殘雪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混跡南昌上藍寺宋齊丘至僧衆
天趨迎師閱經自若丘問看甚麼經師舉經以示丘異
之遂知名後主延至金陵後居廬山之圓通曹翰渡
江入寺禪者驚走師宴坐如平日翰至不起翰怒曰
汝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

懼生死和尚耶翰因警悚增歎翰曰禪者何爲而散
師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無至者翰曰不至何
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因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拜
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者所知師每領諸刹無所事
去留惟頽然默坐而學者自成規矩平生著一衲裙
以繩貫其褶處夜申其裙以當被太平興國二年十
月七日升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著
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青石爲塔曰他日塔作紅
色吾再來也泊然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三夏幻寄
曰德

師說法如雲如雨世人不聞以有耳
聽也無耳者至今聞其雷音不絕也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

曹洞

無能及者旋棄去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

場山指觀音曰這個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

曰這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

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咲

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

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

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

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可興洞上之宗 上堂諸禪

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

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

師子嘯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

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
通得个消息若不通得个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
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
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
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
天地轉回塗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嘖呻師曰
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師曰
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
踞地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 僧問亡僧遷
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柰相送何
師曰紅鑪燄上縹絲縷鬣鬣雲中不點頭 師神觀
竒偉從兒稚中卽日一食住大陽足不越限脇不至
席者五十年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辭衆又三日以
偈寄王曙侍郎其略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
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師初會下有承
剖兩衲子號稱竒傑皆先師卒及年八十時歎無可
繼洞宗者乃以頂相及偈寄浮山遠公使爲求法器
遠得投子青俾續洞宗語在浮山章中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

雲門

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

辯無敵首造智門卽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
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

又打師豁然開悟留止五年盡得其道乃復徧參洞山聰禪師每新到參便問瀉山水牯牛意作麼生對者多不契山旨師到亦如前問師曰作後人標榜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行山曰且來上座師曰未參堂 師到大龍爲知客一日問曰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曰子有如是見解師曰這老漢瓦解冰消龍曰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衆龍却喚適來問話底僧來師便出龍曰老僧因甚麼瓦解冰銷師曰轉見敗闕龍作色曰耐耐耐耐師休去後舉似南嶽雅和尚雅曰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師曰和

尚更須行脚

問羅漢林曰法爾不爾如何指南林

曰只爲法爾不爾師曰大衆記取某甲話頭拂衣歸衆林下堂却令侍者請師至方丈問上座適來不肯老僧那師曰和尚當代宗匠焉敢不肯林曰你爲甚拂衣歸衆師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林曰你說看師拍一拍下去 參大愚芝與雲峰悅遊最久後出世燒香法嗣北塔即智門有大龍小師曰何不與先師燒香師曰昔僧問先師如何是堅固法身先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我頌此因緣報他恩了也雲峰悅知師不嗣芝特過勘師一日與遊山次驀曰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師

拈起一莖禾示之恍不肯曰夢也未夢見在師曰你不肯卽休 僧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 六人新到相看便問叅頭夫爲上將須是七事隨身兩刃交鋒作麼生僧云久嚮翠巖有此一著師云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便喝師便棒僧約住拄杖與師一拍師云未到翠峰與你二十棒了也僧無語師曰且在一邊問第二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曰一狀領過喫茶了師把住叅頭適來公案這裏卽與麼堂中作麼生舉僧無語師打一坐具推出 師問新到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曰蝦跳不出斗僧曰踣跳師便打僧曰更踣跳師又打僧便走師喚回僧作禮曰觸忤和尚師曰我要這話行你又走作甚麼僧曰已徧天下了也師復打五棒僧曰有諸方在師曰你只管喫棒師又喚第二底近前來問甚處人僧曰鼎州人師曰敗也僧曰青天白日師曰兩重公案僧曰恰是師以拄杖指曰你擬踣跳僧擬議師亦打五棒叅頭曰這僧喫棒與某甲不同師一時喚近前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 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曰是師曰叅堂去僧纔行師曰來來僧回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喫 寶華侍者來看師師問寶華多少衆者云

不勞和尚如此師云我好好問爾踣跳作甚麼者云
也不得放過師云真師子兒喫茶了師把住云適來
得恁麼無禮者擬議被師一掌云歸去分明舉似寶
華 問僧名甚麼云義懷師云何不名懷義云當時
致得師云誰與汝安著云某甲受戒來十年也師云
行脚費却多少草鞋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我也沒
量罪過汝作麼生僧無語師云脫空謾語漢便打
僧問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
內而理不可分既在心目之間爲甚麼不覩其相師
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曰與麼則雲散家家月
師曰毗婆尸佛早留心僧方禮拜師以拄杖打一下

曰不得放過

僧問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

巖前古人意旨如何曰夾山猶在曰和尚如何曰依
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却問如何是翠
峰境曰春至桃花亦滿溪僧禮拜師曰山僧今日敗
闕有人點檢得出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便下座
宗首座到方擬人事師約住云旣知信之韜畧便須
拱手歸降宗云今日敗闕師云劍刃未施賊身已露
宗云氣急殺人師云敗將不斬宗云是師云禮拜著
宗云三十年後有人舉在師云已放你過 問聰道
者久參事作麼生道者曰青天白日師曰亂走作麼
者便喝師曰喫棒者擬舉手師打一坐具曰你看這

瞎漢亂與 師一日見僧來拈拄杖云我兩手分付
你作麼生僧退身云不敢師云爲甚麼捧上不成龍
云三十年後恐孤負和尚師放下拄杖云吽吽 與
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師問牯牛舉頭作甚麼僧
云怕和尚穿却師不肯自云看入草底 因燒亡僧
師問僧還將得火來麼曰將得來師曰弄假像真
問僧甚處來曰浴來師曰三身中那一身浴曰或鼓
聲前或鼓聲後師曰飽叢林又一日問僧你浴未曰
某甲此生不浴師曰你不浴圖个甚麼曰今日被和
尚勘破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首座寫真師曰既是
首座爲甚麼却有兩個曰爭之不足師曰你問我我

與你道座擬問師曰雪竇門下 上堂僧問如何是

時節因緣師云瞌睡漢僧便喝師云詐惺惺復云譬
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
相悲號仰望蒼蒼皆云相救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
便喝咄哉衆生我預會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却不聽
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云歸堂 師云十方無壁
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若道得接手句
許汝天上天下 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
甚麼擡脚不起神通遊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
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師又云
槌擊妙

喜世界百雜碎底人爲甚麼處處解持鉢又云知時
頻到香積國底人爲甚麼拄杖頭上失却眼又云一

花開天下春古佛為甚麼不著便你若透得救取天
下老宿忽若有個衲僧出來云和尚且自救也許伊
是金毛師子又云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佛法中作
麼生辨損益又云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德山何
以卓牌于鬧市又云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
波投子因甚麼脚下五色索透關底試辨看 或云

佛未出世時一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為甚麼杳無

消息代云賊不打貧兒家復問僧賊不打貧兒家因

甚麼却打代云須到如此或云善來文殊還知敗闕

箭兩垛為甚麼却敗闕代云善來文殊或云上來則

擾擾端坐則昏昏脫灑一句作麼生道代云春無三

日晴又云春無三日晴去住還堪笑衲僧晒却何時

了代云某甲看或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

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翠峰起佛見法

見誰敢觀著代云秤尺在手或云洞庭湖水一吸淨

盡魚鱉向甚麼處藏身代云喫又問摘茶僧云茶叢

列作鼻孔茶葉是你眼睛作麼生摘代云今日不著

便 師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

木叢林盡為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也不消

長老彈指一下乃並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徑山杲云

盡未為塵一塵有一口一音具無礙廣長舌

相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音聲發無量差

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

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

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

一時答了乘時於中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

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

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開熱門庭即得正眼觀

來正是業識茫茫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

著 幻寄曰摩醯首羅三眼雪竇但見右眼妙喜但

見左眼若正眼二

戲靠安巖呈雙溪大師頌陝

府鐵牛却知有春秋幾幾成過咎一身還作二如來

黑白不分辨香臭 疏黑白無從天地不仁萬物蠢

蠢若謂非緣竹何從筍髮兮髮兮黑白是準 革轍

二門頌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傳大士處處
失樓閣一德雲閒古椎幾下妙峰頂喚他癡聖人擔
雪共填井二祖佛未生前已振塗毒鼓如今誰樂聞
請試分回互三宛轉復宛轉真金休百鍊喪却毗耶
離無人解看箭虛堂思頌迦葉聆箏起舞淵明聞鐘
皺眉息耕古室危坐半窓凍日熙熙
葛蘆覃頌風捲浮雲盡青天絕悲學者尋流失
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上高臺

源作為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早二過靈臺一點不

揩磨區區逐日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無禪才云
雪竇老漢

顛顛預預龍龍侗侗更參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
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個註脚乃頌云瞎却摩醯三
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
展脚眠且菴仁頌云鋸解秤錘油煎石磔兩手擎
來有功者賞緣生義頌義列緣生笑未聞孰呈布鼓過

雷門金剛鐵券諸方問報道三千海嶽昏名實無

當偈玉轉珠迴佛祖言精通猶是污心田老盧只解

長春米何得風流萬古傳迷悟相反頌霏霏梅雨

灑高層五月山房冷似冰莫道乾坤乖大信未明心

地是炎蒸道貴如愚頌雨過寒雲曉半開數峰如

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大

功不宰頌牛頭峰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

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菴人晦跡自怡頌圖畫

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如今高卧思前事添

得盧公倚石屏與時寡合頌居士門高謁未期閑

隈巖石且相宜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七十三坐五十夏建塔山中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日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花峰祥菴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 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

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切切珍重 師嘗負柴上山

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向山下擔柴師放柴於

地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石林輩頌柴火煎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

堪論淡煙落日青山外滿地難收刀斧痕發供養主示衆云住持之道

勞他十方高人且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蓋爲清衆之故所以忘勞然盡大地作一胡餅天下人盡得喫惟有深沙神不得喫怒發將蒺藜杖打一棒瓦解冰消 師手植萬松於東嶺而恒誦

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因名其嶺曰金剛方植松而寶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師問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寶

曰氣急殺人師拄鐻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佛法却成流布寶請代語師曰氣喘殺人 逍遙問嶺在此金剛在何處師指曰此一株是老僧親栽 天聖八年六月八日示疾持不食七日集道俗曰法席當令自寶住持因與門人叙透法身話說偈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尪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惟有鉏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剛言卒而化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西阿

洞山自寶禪師作達磨讚云師真徒邈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真乾坤

廓落

正法眼藏自此上師相今世所希師眉今陣雲作叙此下乃讚

師相今世所希師眉今陣雲

垂師眼兮電光輝師鼻兮聳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沙兮何不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

阿誰更住少林兮懨懨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頓

椎雖然如是兮不會莫針錐

瑯琊覺和尚觀此讚乃述頌云師眼兮深師鼻

今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黑師心兮戴手携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只將此頌驗盡天下衲僧妙喜曰戴此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則禍生 師少即持戒甚嚴行脚時

嘗旅宿為娼所窘師坐達旦及發娼索宿錢仍與之

自焚被褥而去娼媿告父母謂師真佛子請致齋自

懺後住歸宗一日扶杖出門值縣尉過呵令避路師

側立道左尉馬見師忽跪伏不行尉廉知是師再拜

而去繼遷雲居山神一夕以輿舁師遶山行師呵令舁致方丈神如教舁致焉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歲夜小叅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楮拙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臂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

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南安巖自嚴尊者依雲谿五年密契心法自後頗著異跡除懷仁江蛟害馴武平黃石巖蛇虎至可使令驅南安江眠槎民有禱者輒得如願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著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於南海爲衆生福田師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灞水生陰府船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蔭菩提僧卽舟倡偈而舟爲動萬衆歡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繹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師謹愿師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

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章句吾伊上口師示人多
以偈率題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

初西竺尊者至南康盤古山曰後當有白衣菩薩來
興此山至是師以鄰僧亡遵教茶毗而未聞官廷吏
遂白衣適遊此山樂而棲息三年竟成叢林符波利
所記云 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

今正是時遂右脇而化

林間錄集衆曰下有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

去來更疑何事二十字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族陳氏母葉夢白光觸
法眼體覺而娠生而傑異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曰
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乃往依龍歸寺剃髮十

八詣信州開元寺受滿分戒後唐同光中謁舒州授
子菴主不契造龍牙遁禪師問雄雄之尊因甚麼親
近不得遁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遁曰
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合
如是師惘然固要爲說遁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後師

於通玄峰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

時疎山

有矮師叔者精峭號能齧鏃機師問百而千重是何
人境界矮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
矮曰不說曰爲什麼不說矮曰个中不辨有無師曰
師今善說矮駭之久而辭去所至少留見知識五十
四人括磨搜剝窮極隱秘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

深契之師以徧涉叢林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叅有僧
問法眼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
曰空與汝爲緣耶色與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
無緣言色爲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爲汝緣乎
師聞悚然異之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
眼曰是曹源一滴水於是師大悟于座下平生凝滯
渙若冰釋感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弘吾宗行矣無
自滯洪覺範曰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韶公乃開悟後僧有問韶如何是古佛心曰此問不弱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太子身曰大家見上座問則問答之間不令意根椿立蓋嘗曰大凡言教須絕滲漏而學者方爭趨微妙之域欲見祖師之心譬如趨越而首燕也歟問一人執炬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

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
師曰你名敬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
甚麼人證明師曰敬新 興教明和尚問曰飲光持
釋迦丈六之衣在雞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
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
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耶衣解長耶師曰汝却會
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
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
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
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
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

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 僧問承古
有言若人見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人見般若亦被
般若縛旣見般若爲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
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
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
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
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
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 示衆真
宗不二萬德無言正當明時如王寶劍所以如來於
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
鑪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
覺所以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一生一滅未曾有纖毫
異相未曾有纖毫別相更無毫釐絲髮許作見聞心
識解會何故誠謂是非路絕妙性天機所以云汝生
我亦生汝殺我亦殺生殺輪王機交馳激電掣 上
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大虛無欠無
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
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
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却成東西南北若
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
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
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

未為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為沙門若識心皎皎地
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 上堂眼中無色識

色中無眼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
自見其已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

為說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明得
遠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

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 師有偈曰通玄峰頂不
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曰即此一頌可

起吾宗妙喜曰滅却法眼 宗只緣這一頌 師以涅槃四種聞示學
者諸方目為韶國師四料揀云聞聞秋江清淺時白

鷺和煙島良哉觀 聞不聞舌能言豈是聲不知常顯
露剛道 不聞聞逐方圓除却方圓器胡孫夜播錢 不

聞不聞敢度量渾崙無縫罅徧界不曾藏 開寶四
年辛未華頂西峰忽摧聲振一境六月有星隕於峰

頂林木皆白二十八日集眾告別而化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在眾日性豪逸不事事眾易

之法眼獨契重眼一日問眾虎項金鈴是誰解得眾
無對師適至眼舉前語問師曰繫者解得眼曰汝輩

輕渠不得 上堂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
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

不委 上堂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柰緣先
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

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
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主爲鄭王
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聞此問師曰先師有甚麼不
了底公案師曰現分析次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天童覺云這僧若
是個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惟自有出身之路亦
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園悟舉云山僧甲志本亦
如斯今日出來祇爲五祖先師有个現成公案對衆
舉揚有不惜性命底試出來挨拶看如無不免自拈
自弄去也喝一喝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叅法眼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
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
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
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

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
山河大地萬像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
心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像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
便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
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
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
波討源卒難曉悟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叅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
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
處會那師從此悟入上堂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
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个个學

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
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
會心空麼但自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
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
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
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所以古人道
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
渠自伐好珍重 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
集便曰珍重或時衆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
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 薦福古舉
此語示衆
云大衆只如恒和尚作此一頌且道見處如何還知
得失否要會麼據他三度上堂時節恰似个好人後

來作此一頌恰如面上雕兩行字若是通人達士舉
起便知後學初機難爲棟辨老僧與汝從頭注出百
丈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賊物出來直下便
承當敢保君未徹大似抱賊判事然雖如此諸仁者
須具擇法眼方能證明如或邪正不分可謂
顛預佛性更須博問賢良可惜虛生浪死

永明道潛禪師謁法眼眼曰子於叅請外看甚麼經師
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
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
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無對眼曰汝問我師
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
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
女入院眼問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見
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个

入路眼曰汝向後有五百毘徒爲王侯所重在 師
後於衢州古寺覽閱藏經嘗宴坐中見文殊現形不
覺起而作禮及詣杭禮阿育王塔跪而頂戴淚下如
雨問掌塔僧曰舍利人不目擊還實有否僧云按傳
記云藏在內角中望若懸鐘焉師疑未已遂苦到跪
禮更無間然俄見舍利在懸鐘之外蠢瞶而行師悲
喜交集又光文大師自爲檀越請於山齋行三七日
普賢懺忽見徧吉御象在塔寺三門亭下其象鼻直
枕行懺所建隆二年辛酉九月十八日示寂入棺之
際有白光晝發舉衆皆見闍維舍利不可勝紀有屠
者自惟惡業展襟就火聚乞求須臾獲七顆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一日有新到叅師問近離甚處曰
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

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

住不會卽去僧無對

妙喜代曰和尚謾某甲不得其
甲亦謾和尚不得復曰卽今莫

有道得相謾句者麼若也道得
許汝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

師問朋彥上座曰

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無彥曰諸聖先德
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
銷隕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銷隕去彥無對 資嚴

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嚴曰某甲不

患聾師曰果然患聾

雲居清錫禪師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真乃問曰

真前是什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廖曰既是假果子何以將供養真師曰也祇要天使識假

漳州羅漢智依禪師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會問訊他否僧曰也會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師喝曰恰似問老兄 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餽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餽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 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

寂

金陵報慈文邃禪師嘗究首楞嚴爲之節解句釋自謂深符經旨謁法眼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眼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眼曰日輪還甚麼師懵然眼戒令焚所注文師始依眼請益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問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

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開堂日李王與法眼
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
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
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
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
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撼一坐具其僧三
日後吐光而終

歸宗策真禪師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
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

圓悟懃云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怎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甚麼交涉若怎麼會不惟孤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雪竇頌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厚

夜塘水圍悟云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頌諸方商量浩浩似鷓鴣啼在深花裏有甚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
一句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他問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何啻浪高魚化龍若作情解便是癡人猶肩夜塘水昔端師翁亦有一偈云三文大光錢買得个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不聞飢此頌極好只是不如雪竇
措詞巧 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

同安紹顯禪師因雲蓋山乞瓦造殿有人問既是雲蓋
何用乞瓦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觀音從顯禪師上堂衆集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

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耶若不受讚文
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 太平興國八年
九月中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
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
測其言翌日師不疾坐亡

洛京興善樓倫禪師因官師李繼勳終世有僧問是法
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官師李公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恁麼卽虛申一問師曰汝不妨
靈利

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
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
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三



水月齋

卷之二十三

三

壽